赵振恒等著

在新的革命面前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在新的革命面前

赵振恒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1959年·武汉

目　　录

在新的革命面前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[illegible]　1

長港岸边紅旗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柯[illegible]　18

在新的革命面前

赵[illegible]璧

毛主席說的"人民公社好"象一个巨雷的響遍了全国各地，潞水的城乡和全国一样，也象一锅开水似的沸腾起来。

办人民公社的喜訊鼓舞着每一个人的心，上万農民的迎接着它的到来。就在这万民欢呼的日子里，县里建立人民公社的扩大干部会召开了。一千六百多个县、区、乡、社干部聚集一堂，他們热烈討論建立公社的問題。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就在这个会上发生了。

县委書記的第一个报告，在掌声雷动、会場欢腾中結束。可是涂本亚却在这掌声雷动的会場里打起瞌睡来了。他好象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臉上一紅一白，心里想着：党的劳动所得的政策变了……那些牲口、猪呀、羊呀，这一切……完了，完了。县委書記的报告，他一句也沒有听进去。

小組討論会开得非常热烈。"我們敬化乡建立一个公社就是一座美丽的花园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这么美丽的花园。"敬化乡到会的十二个小組长，一下子就被人民公社这个詞儿吸引住了。可也有少数人抓着头在发愁，特別是副組長的涂本亚的臉上，阴沉沉的，沒有一点笑容。乡党支部書記魏×早就摸熟了老涂的个性，他要想想这了，就叫話給別人揷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進嘴；要是他思想不通，就連磨子也推不出个屁来，現在，他老是低着头，出神的看着別人，戴書記已看透了他的心事，就有意的說:"这次开会，一定要学好，一个共产党員，要忠誠老实，有什么意見当面說出来向黨交心。"支書这一說，大家的眼睛都不約而同地朝着老涂看了一下，老涂的那張臉明显的向大家表露了思想問題。大家都注意到了，就交头接耳地低声議論起来，忘記了发言，会場頓时冷淡了。过了一会，还是戴書記首先打破了寂靜:"看来在大社有些人有意見又不提，我們先来个向黨交心好不好？然后再討論并社轉社的問題，"这一来老涂說話了:"我是个党員，我把心交出来：小社并大社好是好，可不能叫人吃亏。比如我社的粮果大，机器多，生产也比你們好，你們那个社怎么和我社比一下？要是跟你們併，我不是從鍋里跳到爛鍋里来？伙也得伙个門当户对才行。"这番老涂的話說完，共青团支書范秀英搶着說:"你們的机器多还不是政府帮助你們买的，有拖拉机、抽水机，生产当然搞得好啦！"胡顺成帶說帶笑的又加上一句:"我說你这叫忘前了，資本主义思想。""你放屁，这叫資本主义思想，好，我們来比一比，那个比得上就跟那个併。"涂本長站起来气憤憤地說。这下可把会場轟动了。大部分人都批評老涂的資本主义思想，其中也有人說老涂的話对。正当吵鬧激烈的时候，区委書記胡劲松走进来了，他第一句話就說:"你們不用争了，告訴你們一个消息，为了彻底挖掘自然潛力，县委的意見要打破乡界併大社，你們杏花乡跟三溪乡、石溪鎮、紅道乡是規划成一个社。"胡書記接着又兴奋地說:"你們看，这該是社大力量強吧。"这个消息使涂本長、叶心恒等大吃了一惊，"怎么，要併这大社？"胡書記，併是可以，有意見能

不能提?""說老实話，和紅蓮、兰溪併，我可有意見！"

"好吧！有意見尽管提，提出来大家討論一下再說。今天晚上还要听县委的第二个报告，听了报告併不併大家商量。"区委書記拍拍老叶的肩就走了。

散花乡的干部再不为富社与穷社的問題爭論了，他們的話題又轉到了富乡和穷乡上来了。

"誰愿跟这个穷乡併啦？"

"跟他們併，我們可要吃大亏！"

大家議論紛紛的。这时乡支部書記老徐也装模作样的在那里发楞。討論会上的这一切，徐本貞都看在眼里，"你們再不批判我的資本主义思想了吧？"老徐心里想着。可是他比别人更担心跟紅蓮这三个乡併，如果打破乡界併了大社，他就沒有戏唱了。老徐的心象个吊桶似的七上八下翻騰着，"怎么办？""啊！有了，抓住大家不跟紅蓮乡併的要求，來它一个火上加油，一致对外。这一步成功后，下一步就好办了。"徐本貞想出了这条計策后，就带着挑撥性的口气說話了：

"先前我不愿跟大家併，現在我願意了，好在不是外人。不过跟紅蓮这三个穷棒子乡併我是堅决不同意的。說老实話，光我們散花乡建一个社，已經有六部拖拉机，上半部由农民，三部是开肉，县委还答应在我乡設拖拉机站中心，明年就能实現机械化，我們这本賬向谁去算……"

这些徐本貞的话，可是有人立刻就站起来說："你这不是資本主义思想，我想和大家併。"

"你愿意跟大伙，我們是不愿意的。"

夜晚听了县委陈書記关于打破乡界办大社的报告后，已是深夜十二点了，人們高兴得不愿去休息，大家忙着打电話回乡报告喜訊。

紅遍乡的党支部書記张光保打电話給在乡坚持工作的杨乡长，再三嘱咐要把晚稻上夹苗消灭掉，不能带上夹苗入公社……。

徐乡长在这天夜里也忙得没有上床，他奔走相劝，把余乡筠会的十二个小社主任串連了八个，共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：

要求早先办一社
与别乡社社有矛盾
两乡生产不平衡
他們收入不如我們
土地条件不一致
要个收入了好分
出门难以五楼化
生产只够一般平
要求我乡办一社
請問县委行不行
要与紅遍乡合并
不能不能万不能

大字报是在討論以前貼出的，許多人围拢來看，越看越难过，最后这张大字报就留而待合起睡了。

散花、紅遍两个乡干部这睡在一个屋子里。人們都睡了，

灯也熄灭了，可就涂本田睡不下去，坐在床铺上撒娇似的说：“我看我們散花明年就可以全部实现机械化，要是跟人家并，那就化不成，鸡蛋怎么比得石头，有些人在做梦，要跟我們休。”“你信你的，我們保證不沾你乡的光，我們苦干一年，照样超过你們，还要把你也到湖底摸螺蛳去。”紅莲乡一个干部頂了涂本田几句。

“你們不想沾我們的光，为啥还要要我們併成一个社？还不是你們要求的。”涂本田躺在床上大声的说。这一来两个乡的干部就吵起来了，你一个拉，我一个答，吵得不可开交。睡在被窝里的白浪乡支书胡修德再也不忍听这些人的話，偷偷地溜出去了。

人們一时惊觉起来，怎么不见了胡支书呢？于是紅莲乡的十多个干部都起床拿着手电到处找，在大祠堂的屋檐下找着了，胡书記的两个眼睛哭得象个紅桃子。大家要求他回到房里不要呕气，胡书記哽咽地说：“我对不起党，也对不起你們，生产没做好，紅莲乡人家不要我們，带得大家都受别人的气。”大家都被胡书記的話背出了眼泪，陪着大哭一场。

“同志們！哭有什么用，我們的生产还不如人家，不怪人家不要我們。明年再干一年，赶上来再说吧。”胡书記用手擦干了眼泪，坚强地说：“不过我們都是共产党员，对散花乡干部的资本主义思想不能讓步。”

最后，大家連夜写了一張大字报：

[illegible]

散花乡的资本主义思想暴露

其后管营不放松
路边个个[illegible]
四年[illegible]发现[illegible]

区委书記胡劝贤为散花乡和红旗乡存的事伤透了脑筋。他正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里踱着步子，脑子里考虑着怎样还是不得好。突然，在他的脸上出现了喜色，"好，就抓住这个矛盾叫他們开个内心斗爭，打中要害，激发这两个乡的大生产。"区委书記自言自語地說。这时区干老张眯着眼睛的跑进来："胡书記，閙得越閙越大，矛盾越閙越深，红旗乡的干部贴了一張大字报，一方面批判散花乡干部的資本主义思想，一方面表示决心要超过散花。大字报貼出后，两乡干部又在吵嘴，你看怎么办？"区委书記笑着說："不要急，我有办法，我們到那里去看看。"

批判散花的大字报贴出来后，看的人很多，大家赞揚红旗乡有志气。可就是散花的干部看了不服气，徐乡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說："人家不应批評你們，你就說人家有資本主义思想，駡人家是乌龟，我說这張大字报不是好人写的，一定是个右派分子。"区委书記走到老徐面前，拍着老徐的肩膀笑着說："不要吵吧，你先去找你乡的支書，叫他等我，我馬上要找他。""胡书記，你看这張大字报駡人是乌龟，扣資本主义的帽子，你說该应不应該？""好，你快去，大字报我撕下来。"区委书記把大字报撕了。老徐这才高兴的走开了。周圍看大字报的人都被区委书記的这个行动弄糊涂了。"难道红旗的大字报贴得不对吗？"大家又議論起来。胡书記向大家說："你們都回去討論，再不要站在这里。"人們这才議論紛紛地走开。

区委书記拿着撕下来的大字报去到紅蓮乡討論的地方。紅蓮乡的干部正在一起計議和先鋒乡并社的問題。胡书記进来，就在乡支书胡修富的身旁坐下了。

"同志們！你們的大字报我拆下来了。"胡书記一边說着，一边把大字报提在手里抖了两下。"这是为了什么？胡书記！难道我們就不能向資本主义思想进行斗爭嗎？""什么資本主义思想不資本主义思想，你們的生产赶不上人家是事实，人家不愿跟你們并社有什么办法？"区委书記的口气又轉得很溫和："我說你們跟先鋒乡并社后，在生产上赶紧地干一年，来他一个內心斗爭，暗中爭取。贴这些带挑衅性的大字报干什么？搞得不团結。"这时站在旁边的胡修富插上一句："內心斗爭，暗中爭取，我們也是准备这样作，可是我們不能看着敢花乡走資本主义道路，我們不能不向資本主义进行斗爭！"两句話問得胡书記不能开口，正巧这时县委唐书記来了，才給他解了圍。

县委唐书記听了区委书記和紅蓮乡的党支书介紹討論情况后說："紅蓮乡提得很对，你們区委的看法有毛病，組織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斗爭問題，这不叫闹不团結。你們赶快开区委会討論討論，敢花乡不跟紅蓮乡并是什么思想在作怪。"唐书記几句簡单的話提醒了老胡，在他的脑子里一直旋轉着唐书記說的"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資本主义思想的斗爭問題"。

区委会开得非常热烈，經过爭論，区委們的看法一致了：敢花乡的資本主义思想严重。不仅反映在不与先鋒乡并的問題上，就是组一个乡組織一个社也不行，小社与大社之間的矛盾又出来了。县委就敢花不跟紅蓮并的問題組織了全县大辯論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这一下可就热闹了，一千多张大字报贴出来了。其中有一张大字报给我很多回忆了过去，对比了现在，指出了将来，这张大字报写着：

征得提意见，
各作大改进，
十方[illegible]之广，
全[illegible]长[illegible]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教育，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成，
千人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生产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工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劳动[illegible][illegible]化，
中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年。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储[illegible]，
如果[illegible][illegible]觉，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光，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说起这些事。

不知多少桩。
今天生活好，
你们想起来，
应该想一想，
富农靠剥削，
依靠共产党。
人民公社好，
工农兵学商，
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[illegible]一，
稍有小收获，
小家小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没有粮来[illegible]，
富裕同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
[illegible]福长[illegible]远。
前途千里广，
[illegible]天方前途。

大字报的威力，打退了敬花的资本主义思想，同时也引导他们回想起了辛酸的过去。特别是敬花乡的文书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认识得更深刻，过去全乡人民那[illegible]辛酸的生活，[illegible][illegible]年来[illegible][illegible]各族人民大会走在的幸福……这些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里的在[illegible]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[illegible]中一幕一幕的展开了。他们由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，敬花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个小社上，除了徐本[illegible]一人之外，大会都已通过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委和会员到会的一千多人写检讨书，检查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根子。

涂本五这时的心更是乱得很，他心里想：不和人家伙是不行的，现在大势已去。伙吧，社里的拖拉机、大猪大牛、大囤粮食在他的心里翻上翻下。一时叫他没了主意，睡在床上不吃饭，也不开会。

自从散花和红莲的干部争吵后，道河里面就是大一把，一个脸向东，一个脸向西。经过一场大辩论，资本主义思想被打败后，他们又在一块儿热烈地讨论着打破乡界办公社的问题，描绘着这一日千里的、十镇毗连广阔的大公社远景。

在回乡的路上，"人民公社好"的歌声，赶走了行路的疲劳。一路上他们议论着怎样发动群众争取"一七"光荣入社，怎样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，争取人和心一齐入社，还议论着这次会议的思想收获……。说着说着，真是心情舒畅，精神百倍。可是，走在最前面的涂本五却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，只管往前赶。大家早就看出他的思想包袱背回头、又重新背回来了，周顺成转过身来向大家呶呶嘴指着涂本五比划着，就悄悄会意的说："我知道他问题没解决，回去咱们再说吧。"

说话之间，到了红莲和散花交界地方，红莲的棉花和散花比起来差一高一低，涂本五一见正在暗地里咧嘴了，年轻性急的范秀波跑向前去拍着老涂的肩膀说："老涂！你怎么又不说话呢？会上熊大的火，还没有把你这块铁熔化了？"涂本五本来心里正憋着一大肚子气，见范秀波这一说抢，涨红了脸用手指着两个乡的棉花说："你睁开眼睛瞧瞧吧！红莲乡就是这样的生产，还和他们合起来，这不是明明拖人下水，这……这真不好说，说吧，又挨批判；不说吧，又难过。唉！只有闷在心里好过

些。”戴书記沒等范秀成开口搶着去說：“老涂同志你錯了，我們不是沒眼睛，而且我們的眼睛比你學的還遠还透，今年人家的庄稼不好，分配政策上規定各分各，明年你能肯定人家就赶不上你了？”范秀成接着也给了涂本良一句說：“这就是人家大字报上所寫的：老鼠眼睛一寸光。”“好！好！好，你們說的都对，我是老鼠眼睛好吧！”涂本良带着气，好象在操場上开正步走一样，气呼呼的狠狠狠的走了。这場表演逗得大家又是一陣好笑。

涂本良刚一到家，社員們就围攏来了。“办人民公社，县委批准了沒有？”“怎样办法？”“办多么大？”“我們听說办人民公社男女社員的干劲都來了，正在狠狠地消灭白旗。”涂本良用奇怪的瞼色对着大家，心里想：这些人都是糊涂蟲，都不想想合了大社对自己有沒有利。嘴里只这嗎：“批准了，大的很。”涂本良對群众对办人民公社的一片热情倒沒听进心里，却把“消灭白旗”一句听得很清楚，他吃惊地想：“糟了，糟了，这一回連仓庫內的几千斤肥餅也都不会有了。”也打断大家的話头，吃惊的問：

“这回消灭白旗，仓里內万多斤餅是否也用啦？”

“当然要用，区里布置，争取年前消灭白旗社。”

“用完了？还有一些？”

“大約还有三千斤，正在往外挑。”

涂本良一听可急了，赶快推开大家，往仓庫跑去，只三个人正挑着要走，他上前一把拉住說：“快給我倒回去，誰叫你把这餅用了？”拉拉扯扯算把这几担餅挑回仓庫了，他一見大堆肥餅只剩几个了，气呼呼地說：“誰要再挑这餅得我批准！”

涂本良实在心疼这些餅不該又便宜了别人，晚上飯也沒吃，蒙着被子睡了。他爱人摸透了老涂的脾气，知道开会受批

待回來，話也不說，飯也不吃，總要睡一陣子，解勸一下手脚也不散，這次去了又準在床邊攪亂老徐的思想了，不該當他受人氣的。老徐卻不管別地說："算了，算了。叫我好好睡一覺好吧！今天要跑這十幾裏路，真一点用也沒有。"他老人家得他开会走路也累了，該休息一下。

夜深了，老徐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他偷偷的溜出了門，往社委会的路上走去。這個明月在當空，照得大地像白日一樣。人們正在熟睡，一片寂靜，只聽下貨間內諸牛在嚼草料，牛栏內嘈嘈的吃草声音。徐本長走進牛栏，撫摸着牛說："牛呀，牛呀！对不起你，我很快要把你们給別人了。"這往另一間空房內一扒開，看見了他心爱的拖拉机和抽水机，他更心疼了，走过去，摸摸這，又站在一旁望着，自言自語地說："好，拖拉机你得走了，我也舍不得你了，把公社全部分了給了，我也舍得一把，心里唧唧喳喳多少苦就白活光。"

徐本長正在獨自一人暗地打算着，忽然听得外面有人象往常一样从牛房走过。徐本長想這半夜深更还有谁搞什么？不好，真不得了，竟有人偷了出去，原来是富裕中农老郭前来人民公社之前的時候要来会了，半夜和老婆商量把牛偷去卖了。老徐問："誰？站住！"手电照了过去，郭老頭吓得赶快上前求饶。徐本長知道郭老頭的为人，便說："你這人光考虑个人，你也沒有想一想，馬上办人民公社，咱社在这大家当，和别的分社伙了管理怎么办，咱要管，你自己在社内的也把牛几头卖了不行嗎？我們自己在社里的人……"郭老頭吓了一跳，這一說他才識透了主任的用意，知道主任也有体會，一面說："是，是……主任只要吩咐出來，我保証办到，我不想跟你談談，把咱的算盘打

一下，首你又說我是大肚子中农，什么資本主义思想。”徐本主說：“这叫什么資本主义思想，明明是我們的南貨做生意的事，我想把公积金和待产畜分了吧。文件中国主同意，你明天帮助串連几个人，开会时候，給我帮几腔。”徐文清一听，在什這一說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奉承的說：“你才真不愧是我們的社主任，和我們真是一条心。放心吧！這任务交給我，保証办到。”說着把猪文旺走了。

他两个这番話，全被人偷听走了。原来，徐本主的女儿徐秀娥和团支部委员，这天晚上在俱乐部开完团支部会議以后，从俱乐部出来，二人正在路过社長商量給徐主任的思想結論的事。正說的热鬧时，听見有人說：“嘘，站住！”二人吃了一惊也站住了。适处听到徐本主說話，二人接手扣脚的躲在后面偷听，徐本主和徐文清二人商量的勾当全被他們听到了。王学凡表示恐怕要上前和徐本主說理，把徐秀娥擋住了。徐秀娥对王学凡說：“光我們还不能解决我父亲的思想，他也要文章串連群众，我們倒也去串連群众，給他來个針鋒相对。”

第二天，徐本主和郑文清商量好的，分公积金、分待产畜吃的勾当，象风一样很快传开了，墙上貼滿了大字报，徐本主的家围得水泄不通。“干部人員要资本主义道路，这算什么人民干部，你当不了这个家！”一个社員拿着一張大字报气呼呼的到徐本主面前把大字报貼在墙上，对着徐主任說的：看看这张大字报，說个一長二短。”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說：“这張大字报写的好。”原来上面写着：

公社前途何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